



心如归

张易童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久到我再想不起那天的蝉鸣和口哨声，而他也是逐渐消失于记忆里的人了，在时光的冲洗下只剩下模糊的剪影。

记忆里是有些破旧的教学楼，几个大字牌还是鲜红的，倒计时海报早就被撕下来，令人心惊胆战的数字也永远停在了那一天，再也不会改变。坐在阔别已久的课桌前，桌面上还留着曾经刻下的一大堆图画，书也被风微微吹动，停在扉页。一切的一切都在向我证明:我回来了。

我甚至来不及去伤感什么物是人

非，只是茫然地环顾四周。空旷的教室里还是只有我一个人，外面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在积起的一滩滩水洼里落成透明的花，新翻泥土的气味在鼻息间翻滚，那是一种已经被彻底封锁在回忆里的气味，像是一把最特别的钥匙，刚好打开了那个落满蛛网的匣子，于是被尘封的所有都喷薄而出，让我不再恐慌，而是细细打量起这虚幻的一切。

我当然知道这是一场梦，可我还是不禁感叹造梦者的神奇，有些生锈的铁栅栏，他脚踩了脚的桌子，又或

者是再也走不动的时钟，它们都那么真实，和记忆中的分毫不差，而我也终于有勇气，回头看了他一眼。

空空的位置，书整整齐齐摆在桌角，黑色的笔刚随意地画完最后一个字符，连笔帽都未合上，好像它的主人刚刚离开，只需要短暂等待那么几分钟，我就能见到许久未见的人。也许是真的过了太久太久，心里一直怀揣着的不安与浓厚的期待也被逐渐遗忘，好像没那么舍不得，也真的没那么在乎。于是我头一次放过了自己，不再去纠结过去没有选择的路，只是

把目光投向窗外，雨还在下，红白相间的操场在雨幕里失去了那么鲜明的色彩对比，当然也可能是经历了太多风雨的洗礼，最终逐渐褪色。梧桐林里还有鸟鸣传来，尖细的嗓，在一片空旷里回荡，而少年的欢呼声，口哨声，和那篮球落地的声音，我却是再没听见。

长长的校服袖子盖住了手腕，黑色的裙子露出一小截脚踝，那一张照片，寂静无声地躺在同学录里，我没有笑，也忘记了看向闪闪发光的镜头，只是把视线执拗地投向角落的一

个人，那是我青春里滚烫热烈的一章。

我醒来的时候雨还在下，没完没了，而也是在这一天，我又翻出了落满灰尘的小盒子，我看着那个偏过视线的女孩，忽然好想跨越那么多年，冲她喊一声：“一二三，看镜头！”

是不是这样她就能看见，原来她自己也可以很耀眼。

(作者系汽车工程学院 2023 级本科生)

长春的天暖和起来了。这是我第一次体会东北的春天。厚重的羽绒服被轻盈的外衣代替，周围绿意肆起，晚上走在桂林路，抬头看到星星灯饰与暗夜融合，直视看到年轻人成群结队，笑声环绕。生命在春天散发出自己独特又迷人的气息，他们和谐共处，向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传递自己的蓬勃和温度。“生命力”这个词出现在我脑中。

我一直在想，什么是生命力。各大平台上频现这个词，让它“烂大街”，我一直存疑，他们是真的知道什么是“生命力”，还是只是在“蹭热度”。在我的想法里，生命力不只是那种阳光积极向上的拍照姿势，也不只是拍出振奋人心的“世界上有一个我”的视频，而是一种内显的事物。在网络上我见到了太多同质化的东西，但在看它们时，热血沸腾过后是内心的无限空虚，时常会有一种很奇怪的心境：我知道每个人的生活轨迹不同，没有办法复制别人的生活，但是为什么我没有这种多彩，没有他们的那种“生命力”。由此换来的不是以前想要的激励作用，而是——“内耗”。我看到他们将足迹遍布在别的国家，在阳光下、海滩上拍出“人生照片”，我觉得自己没有他们的那种“生命力”。但是，未来的某一天，因为一个人，我愿意去找属于我的生命力，不再因于手机里别人的光鲜亮丽。

她是我偶然间在健身软件上发现的博主。我见到了太多每天努力打扮，成为别人口中“美女”的博主，也见到了许多为了获得更多关注而转型的博主，不再做真实的自己。但她不一样。她不算世俗中标准的“美女”，但是我记得她是我见过最漂亮的人。她顺从自己的内心，觉得麻烦就剃了头，头发变长以后就随意扎自己喜欢的小辫；不喜欢化妆的她每天素颜，感受着没有化学品的生活；她骑自行车探索无人涉足的小路时，为了防晒，将大檐防晒帽戴在头上，又将头盔戴在帽子上；她在路边跳起舞，迎风奔跑……她的人生瞬间太多，我列举不尽。她在视频里曾说，她不想将自己局限在某一个地方，她想追逐冒险，她想随性走到自己感兴趣的地方，体验当地的生活，再决定在哪个地方久驻。环游中国后，她去了西班牙，葡萄牙。她随便找一家让自己有食欲的瓦伦西亚路边露天餐厅，还登上城堡，假装自己是骑士；她在罗卡角大声呼喊，面对无边蔚蓝，与好友奔向大海；她坐上去参加西班牙番茄大战的大巴，冲向番茄的“枪林弹雨”……她以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将皮肤晒成小麦色，每天去学习新语言，去健身，去体验生活。你永远猜不到她下一秒会在哪，就像她某天去了美国、芬兰，突然决定去挪威，之后又“闪现”德国、西班牙。没有固定途径、没有任何征兆，也许就像她简介里的“飞盘”表情一样，未来她或许会去至远之境，也许是宇宙呢。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她。

这是我眼中的“生命力”。不用特意表现出向阳而生感，不用假装张扬得意，也不用博得所有人眼球，而是内化的蓬勃，是因为做了自己而闪耀。生活本就允许各种轨迹的存在，要是每天拘泥于那些高赞的、类似的生命力，属于自己的生命力也许就被同化和忘记。早早将自己固在小框内无法动弹，将万千道路缩减成唯一一条，对青春也许是一种浪费吧。在春天的陪伴下，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生命力吧，而这种生命力，是因为你自己的内心，而自然显现。

(作者系商学院 2023 级本科生)

内化人生

高雅琼



长风还晴

胡瑞航

一朝苦湿漫黄沙，
卷尽斜阳晚晚霞。
沉鸣行风非涕泪，
扶摇自是向天涯。

(作者系交通学院 2023 级本科生)

春序

刘来恩

细碎纷飞的雪花
朦胧的雪霭
将无数个春藏着
春是一场复苏的翻涌
比海水的涌动更加澎湃
却又无声
而春与我之间隔着一道序
是一片未融的雪
是一场未下的雨
是一朵未开的花
是一只未停留在我笔尖的蝴蝶
我只是在静静地等待
等着春的复苏
我那被冬蜷曲起来的身体
正在慢慢打开
妄图将这春的根拥入心脏
渴望春的生机为我带来缤纷

(作者系交通学院 2023 级本科生)

盼春光

王琪

春暖万物焕新生，
草长莺飞绿满途。
柳丝垂岸摇新翠，
花影摇曳映日珠。
燕语呢喃寻旧垒，
蜂飞蝶舞觅香芜。
细雨绵绵滋万物，
春光无限入诗图。

(作者系交通学院 2023 级本科生)



诗路缤纷



岳桦林

第 833 期 刊头题字 丛文俊
刊头摄影 徐立华

101 种的孤独

张凯森

如果把生命中常见的孤独分为一百种，有存在的前提下，第 101 种孤独，无疑是孤独中的孤独。

为管理与识记，或是出于心底的优越，我们总是习惯将林林总总的事物分门别类，塞进不同的瓶瓶罐罐里。相似数量最多的叫“普通”或“平常”，反之，就是异类。于是，大多数抱团取暖，少数的异类只得“独善其身”。孤独就由此产生了。由我以上叙述，连孤独都要被分类，于是，第 101 种孤独就诞生了。

101 种孤独是纯粹的孤独，割裂一切与事物本身相联系的存在，唯有个体，在空荡荡的时空中游荡。这种说法很抽象，比如说，把一个人扔到智慧生物存在的外星球上，该生物的思维逻辑和生存法则与人类全无雷同，人体对于星球上的食物也无法接受。一个人类，浑浑噩噩地在充斥着未知的环境中，他/她首先会精神

崩溃，然后，在极度的混乱中死去。在《时空机器》中，曾对此做过描述，光是浏览文字，那种窒息感就几乎将我淹没。更不敢想象去身临其境了。

如果想“降级”体验一下这种感觉，可以试试深海，雨林深处，荒漠戈壁，雪山附近的无人区。降级的理由：哪怕是在深海，你也能取得一丝“善其身”。孤独就由此产生了。由我以上叙述，连孤独都要被分类，于是，第 101 种孤独就诞生了。

我不认为，有人会向往这种孤独。

我们所说的“孤独”，都在前一百种之列。无非是跟所处的各类小集体，社会，国家，乃至这个世界缺乏共同语言，格格不入，才造就了一小撮的“边缘人”。哲学巨擘，领先西方哲学理论无数的维特根斯坦，真正鹤立鸡群，无人与其争锋，是思想上的“孤独者”，但，他也沉溺于多段爱情，也会对老师罗素能企及他思想的一角而感到由衷的喜悦。有人断言，天才总是孤独的，强者总是孤独的。其实，天才的身边，总有一些追逐者，用思维冲击学术和思想的高峰。强者的身边，也缺不了默默付出的心腹。你说那些隐居的世外高人孤独，只得“采薇”。我说，他们至少还有野菜能吃，还有山洞能住，早上在鸟鸣中打哈欠，夜晚在篝火边入睡，有这么多事物陪伴着他，支撑着他，对他而言，有什么孤独呢？

诚然，人是群居动物，没有他人，我们难以生存。可凡事都有例外，总有一些人，他们的脑子里装了太多东西，他们的身体承载了太多经历，他们一个人，胜得过一群人。对他们来说，除了 101 种孤独是孤独，

其余的都是小菜一碟。一般人的法则，也就不适用他们了——真正把人类的存在融入世界万物中，超凡脱俗，只要与世界的联系不断，他们便无所不能。

所以，我想说的是。我们没必要因为不能融入集体，不能与某个人好好相处而焦虑，而孤独。虽然，我们不超凡脱俗，但我们可以适当学一下他们看待世界的方法——只要与已知的联系不断，我就不会孤独。独自出门旅行，独自猫在咖啡馆里看书学习，独自练习吉他，独善其身，何乐不为，孤独何在？

把眼光放宽一些，把孤独重新定义一遍。前一百种孤独，都普通不过。只有 101 种孤独，可称“孤独”。

享受一切，不要为了前一百种孤独而落寞伤心。这样，人生中的痛苦会减轻大半，你也可以肆无忌惮地去完成你的向往之事。

101 种孤独，就那样孤独地存在着，轮转着，但，几乎无人经历。这也再度说明了它的孤独。

(作者系机械与航空航天工程学院 2023 级本科生)